



在一些考古学者看来,如果说中华文明形成于五千年前,那么贾湖遗址告诉我们,在八千多年前,已经出现文明的曙光。近年来,“中华文明探源”的话题愈发被人关注,用考古学证明上下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被公众所知。而考古学者早已将文明起源的探寻上溯至八千年前。透过贾湖,我们可以看到八千年前最领先的族群如何生活。

贾湖骨笛: 七声音阶传递先祖智慧

□卞文志

央视《何以中国》专栏节目7月12日介绍了中国管乐器的“鼻祖”——贾湖骨笛。据介绍,八千年前人们所听到的一种美妙的声音,竟然就是“贾湖骨笛”发出的。

1987年,贾湖骨笛出土于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距今7800—9000年,该乐器用鹤类直骨制成,是中国考古发现最早的乐器,它外形精致小巧,能够演奏七声音阶。贾湖骨笛的出现,刷新了中国乃至世界的音乐史,它不仅传递出先祖的智慧,也用七声音阶诉说古人的感情。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对当下中国人而言,最早认识“羌”字,几乎都是从唐代诗人王之涣的这首《凉州词》开始的;对汉唐之后的中国人而言,“笛”就是“羌笛”“胡笛”,它是胡人也就是西域羌人的发明创造,并非华夏族原有的乐器。但1984年—2001年,30多支截取自仙鹤(丹顶鹤)尺骨(翅骨)制成的骨笛,相继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破土而出。而贾湖遗址,是距今8000多年华夏先民聚居的史前聚落遗址。

贾湖骨笛横空出世,无疑为我们研究中国音乐与乐器发展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但贾湖骨笛能够改写的,远非中国音乐史那么简单。更为重要的是,贾湖骨笛作为罕见的史前神器,作为中华民族必须翻越的从蒙昧走向文明的第一座珠穆朗玛峰,对此后闻名于世的中国礼乐制度,土生土长的中国道家、道教,乃至整个中国文化、文明的重要影响,恐怕语言文字也只能略述一二。

据了解,贾湖遗址出土的多支精致的骨笛,分为5孔骨笛、6孔骨笛、7孔骨笛和8孔骨笛。贾湖骨笛能够演奏

传统的五声或七声调式的乐曲,能够演奏富含变化音的少数民族或外国乐曲。1999年,英国《古物》杂志发表贾湖骨笛研究成果,并以骨笛照片作为封面,打开全球知名度。更重要的是,因为骨笛以及甲骨契刻符号、绿松石饰品等文物,贾湖遗址体现了8000年前中华民族较为发达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8000年前的社会发展程度已远超现代人想象。

在中国考古史上,贾湖遗址是距今八九千年时间段上最为发达的远古聚落之一。彼时新石器时代刚刚揭幕两千余年,人类才从洞穴里走出来,正笨拙地开辟农业,尝试着种植植物、驯化动物。而贾湖却展示了一幅并非全然原始落后的面貌,超越了人们对于文明起步阶段的认识。“在我看来,那是最伟大的发现之一。陶器、骨器、绿松石的制作,尤其与天文历法、占卜有关的出土物,给我们很大的冲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韩建业曾经指出,在八千年中华文明起源阶段,最震撼、最直接的证据就是贾湖。

衡量音乐文化的标志,是音阶的形成。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四声音阶,主要用在劳动号子上。为了用声音表达更复杂的情绪,人类将四声音阶发展成五声音阶,音乐文明由此翻开新的一页。而贾湖骨笛的测音结果表明,它已经能奏出完整和相当准确的七声音阶。可以说,在贾湖遗址的年代,居住在中原的先民早早地进入了音乐文明时期。值得注意的是,贾湖遗址出土有两件形制相似的骨笛。据测音研究,它们是一雌一雄,印证了中国自古雌雄笛的传统。

据史料记载,在世界范围内,多个大洲的远古先民各自都发明了骨笛。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骨笛,可以追溯

据了解,贾湖遗址历经8次发掘,发掘总面积约3000平方米,出土文物6000余件,为研究当时社会的经济、技术、文化、艺术和社会发展状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目前,贾湖遗址第九次考古发掘已顺利通过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发掘面积320平方米,将进一步揭开贾湖先民的神秘面纱。在贾湖遗址中发现的农业耕作、陶器制作、发酵酿酒、结网捕鱼、畜牧养殖、纺织缝纫、乐器制作、符号刻划、阴阳观念等,不断刷新着我们对中华文明的认识。

□张鑫

谈起李白,大家都不陌生。他是“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侠客,是“桃园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的隐士,是“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酒徒,也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的儒生。除却这些身份,李白还是一位浪迹天涯的游子、饱览名山大川的游客,他一生拜访了很多山川,并与之有着缠绵不断的情感维系。探访李白走过的这些山丘,我们将看到李白更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

天门山位于长江下游的皖江流域,是一座在我国诗歌文化史上声名远播、积累丰厚的诗山,李白曾在这里发挥出丰富的想象,流露出无限的诗情。他写出《望天门山》《姑孰十咏·天门山》等作品,使得这座山驰名古今、享誉天下。

李白是发现天门山水之美,并为之创作大量诗文的第一位文学家。“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开元十三年,25岁的李白行舟至天门山,被这里云吞雾绕、山水激荡的美景所震撼,于是放歌天门,创作出千古传诵的《望天门山》。诗云:“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其《姑孰十咏·天门山》也是描写天门山胜景的名作。诗云:“迥出江山上,双峰自相对。岸映松色寒,石分浪花碎。参差远天际,缥缈晴霞外。落日舟去遥,回首沉青靄。”李白晚年陷入生活的困境,依靠李阳冰的帮助赖以生存,他于761年至762年一直生活在当涂,与天门山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现存的诗文作品中,有着大量的对于天门山美景的描绘:“猛风吹倒天门山”“浪打天门石壁开”“月衔天门晓,霜落牛渚清”“西登天门望子于西江之上”等诗文都表现出他对天门美景的深深爱恋。

峨眉山是李白的故乡之山,因为李白美好的少年时光基本都在四川度过。开元八年春天,李白游成都,登上峨眉山并创作出《登峨眉山》一诗。诗云:“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周流试登览,绝怪安可悉?青冥倚天开,彩错疑画出。冷然紫霞赏,果得锦囊术。云间琼琅箫,石上弄宝瑟。平生有微尚,欢笑自此毕。烟容如在颜,尘累忽相失。倘逢骑羊子,携手凌白日。”诗人在描绘峨眉山秀美风景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仙界的向往。李白还写有一首著名的《峨眉山月歌》,诗云:“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这首诗歌实乃李白的炫技之作。一般而言,我们写七言绝句都会回避过多的地名,因为短短28个字无法给地名留置太多的空间。而李白在这首七言绝句里面竟然写了五个地名,并且读来极其连贯、清新自然,实在让人惊叹作者的巧思,非天才不能为也!

峨眉山是李白心中永远的白月光,代表着他对于故乡的思念和依恋。在李白的诗歌中,峨眉山往

往就是故乡的代名词。李白还写有一篇著名的《送蜀僧晏入中京》:“我在巴东三峡时,西看明月忆峨眉。月出峨眉照沧海,与人万里长相随。黄鹤楼前月华白,此中忽见峨眉客。峨眉山月还送君,风吹西到长安陌。长安大道横九天,峨眉山月照秦川。黄金狮子乘高座,白玉麈尾谈重玄。我似浮云躋吴越,君逢圣主游丹阙。一振高名满帝都,归时还弄峨眉月。”从这首诗歌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峨眉山在李白心中的重要意义。诗歌的前半部分极力描绘故乡的美景,而末尾两句更是表达了自己心中的终极理想,从中可见李白内心深处对于建功立业的渴望和回归家乡的愿望之间的矛盾。

庐山是李白生命中最重要的山之一,可谓李白的温情之山。李白每次在政治上遭遇比较大的打击,都会回到庐山,庐山给了李白无尽的温情与依恋。

唐玄宗开元十三年前后,青年李白出游金陵,中途经过庐山,写下了著名的《望庐山瀑布》。其实李白还写有一首《登庐山五老峰》,但其创作年代不详,有人认为这首诗作于开元十四年,有人认为是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和妻子一起在庐山隐居时的作品。诗云:“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揽结,吾将此地巢云松。”诗中以芙蓉花作喻,凸显五老峰的高耸和秀美,也流露出作者对于此处风光的喜爱和对隐居生活的向往。

在经历了人生的波折之后,56岁的李白重新回到庐山,于重阳之日创作出《九日》:“今日云景好,水绿秋山明。携壶酌流霞,搴菊泛寒荣。地远松石古,风扬弦管清。窥觞照欢颜,独笑还自倾。落帽醉山月,空歌怀友生。”这首诗描写出作者在重阳佳节独自登高的所见所感,流露出在政治上屡遭打击、功名未就、事业难成的感慨,也传达出诗人豁达洒脱、怡然自适的襟怀。

遭受赐金放逐的打击后,李白开始了自己漫游天下的历程。他再一次来到庐山,感受庐山给他带来的精神慰藉。他写有长篇诗歌《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诗中极力描绘了庐山雄奇壮丽的风光,这首诗可谓描写庐山的压卷之作。诗人在诗中呈现出豪迈的气概,抒发了自己寄情山水、纵情遨游、放荡不羁的情怀,也流露出诗人心中对庐山的依恋,他要在这名山胜景中得到寄托,在仙境中实现内心的逍遙。

从某种意义上讲,李白的一生就是不断拜访名山大川的一生,无数秀美壮丽的山水胜景因李白的到来和赋诗而闻名,李白也在山水漫游中得以滋养自己。“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这是李白内心的理想,也是他一生行踪的真实总结。大匡山、峨眉山、太白山、庐山、大青山……这一座座山共同构筑起李白的精神世界,而李白更成为中国历史中一座永远巍峨屹立的高山。

【短史记】越过山丘,李白和他生命中的那些大山